



华语惊悚小说
名家典藏Ⅱ

夜夜夜 惊魂

第1季

庄秦◎主编



每个人的身边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诡故事

红娘子 莲蓬 老家阁楼 云中羽衣子 苏京 **联袂推荐**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华语惊悚小说
名家典藏Ⅰ

夜夜夜 惊魂

第1季

庄秦◎主编



YZLI0890112556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夜夜惊魂. 第1季/庄秦主编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2. 1

(华语惊悚小说名家典藏)

ISBN 978 - 7 - 5484 - 0675 - 4

I. ①夜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3840 号

书 名: 夜夜夜惊魂. 第1季

作 者: 庄 秦 主编

责任编辑: 韩伟锋 李金秋

责任审校: 陈大霞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- 9 号 邮编: 15009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27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84 - 0675 - 4

定 价: 28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目 录

OFFICE 怪谈博客凶灵	1
末路狂奔	28
恐怖牙医馆	41
火火火	52
鱼腥味	67
凶 文	81
补 品	96
颠 覆	111
灵 棺	124
夜 食	139
一、二、三,我等你	152
有鬼候人	169
诡娃眼	179
跳街舞的死者	188

OFFICE 怪谈博客凶灵

一切从那场地震开始

地震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发生的，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，敲着一篇博客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只感觉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在一瞬间，稍稍变形了一下，随后立刻恢复了正常。博客写完上传到网站之后，我就在办公室套间里的沙发上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中午我被文洁叫醒后，才知道深夜里发生的那场地震。

站在玻璃幕墙前，看着大厦外满目疮痍的城市，我忽然感觉到一阵悲凉。如果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大厦，抗震强度是六级而不是八级，那么昨天夜里这场 6.7 级的地震，一定已经摧毁了这幢大厦，而我也再没有机会坐在电脑前写博客了吧。

博客，也就是所谓的网络日记，一个很私人化的载体，在网页上写下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悟，与好朋友一起分享。这是个很愉快的过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却是一份工作。

是的，我的工作就是写博客。但是，我的博客不是给自己写，而是帮陈海军写。

陈海军是最近两年来影视圈里最炙手可热的新人，他身高 182 厘米，体重 68 公斤，体格高挑健美，加上面容俊秀，近乎完美的外形，使他在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不可抵挡的贵公子气息。所以他成了众多女影迷心中的偶像，也是件很正常的事。

我在两个月前，接到了陈海军经纪人老满打来的电话。老满是我的表叔，他

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王东，你文章不是写得不错吗？有没有兴趣做个既轻松，又来钱的工作？”我当然是没法拒绝这样的工作，于是来到了陈海军的演艺公司，成为了陈海军的助理。

我的工作就是帮陈海军写博客。

最近一年来，博客成了演艺明星的新宠，特别是国内某个门户网站开通了明星博客并大力推荐之后，明星写博客简直成了一个不可抵挡的潮流。几乎每个明星都在网络上写日记，而且文笔都很不错，不仅要向粉丝通报最近的行踪动态，更要有对生活感悟出的哲理，让粉丝相信自己是个有内涵的演员。

当然，我才不相信一个明星会有时间去写这样的东西。不用说，那些优美的文字大都是由明星的助理来写的，而我就是陈海军的助理。

我到公司的第一天，老满就在某门户网站开通了陈海军的博客，并通知了粉丝后援团。陈海军虽然外形俊秀，但最近接的几个片子出演的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街市小混混，虽然满嘴俗语，但内心里却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憧憬。

根据这一系列角色的特点，我炮制出一篇博文，标题叫《艺坛是个屁，谁都别装逼》。文章针对演艺圈的现状，提出了一些批评式的评论。言辞犀利，却不针对任何其他演员，诙谐幽默的语言，再加上粉丝团的轮番顶贴，很快这篇博文就进入了门户网站明星博客的点击前三甲。而众多文艺评论者——当然，老满是给了他们红包的——则称：真看不出陈海军在演绎影视作品之余，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。

老满与陈海军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，不仅包了个大红包给我，更在大厦办公室的小套间里特意装修了一间卧室，让我在深夜赶完博文后，还可以好好睡上一觉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是他们为了让我保证每天都更新博客而采取的收买之举。

陈海军的演艺公司里人并不多，陈海军与老满常年带着演艺助理在外地拍戏，平时办公室里就只有我与文洁。文洁是公司的前台，主要工作就是接电话。毕竟明星的演艺公司，总得留一个接电话的女孩来应付时常出现的采访约请。

文洁比我早来公司一个多月，长得算不上漂亮，但看上去却觉得很舒服，有种小家碧玉的感觉。

听说公司过去的前台小姐都长得很漂亮。陈海军在公司的时候，常常有导演制片前来拜访，他们一看到漂亮的前台小姐，立刻就挖走了。老满很是为之伤神，于是到了后来，就只招不那么漂亮，但看上去顺眼的女孩来做前台工作。

再回到地震发生后的那个上午吧。

我站在玻璃幕墙前，望着大厦旁几乎被夷为平地的一片废墟，静默不语。而只穿着一件睡衣的文洁则在一旁述说着昨夜的惊魂。

文洁被明显的震感摇到了地上，而地面也摇晃着，她在桌子下躲了一会儿，感觉摇晃越来越厉害，她害怕房子会坍塌，赶紧穿着睡衣跌跌撞撞跑上了街。她被拥挤的人群推搡着，身不由己地来到了市体育场。好几次，她几乎摔倒，要不是死死拽住了前面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说不定她已经倒在了地上。而在她身后是无数衣不遮体的恐慌市民，只要有一个人倒下，后面的人就纷纷踏在那个人的身上，如千军万马一般。文洁亲眼看到有好几个瘦弱的市民倒在了地上，被后面的人群踏过，一地的鲜血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道路两旁不停地有房屋在坍塌，砖石落在地上时，又腾起一层尘灰。整个城市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般，文洁一边绝望地哭泣，一边又听到了周围连绵不绝的尖叫与哭喊。

直到天亮，才结束了余震，文洁回到曾经租住的房屋前，却只看到了一片坍塌的废墟，不得已她只好穿着睡衣来到了公司。

听完了文洁的话，我从她的头发上摘下一缕蜘蛛网，说：“这一定是你昨天钻到桌子脚下躲避的时候，留在头上的纪念品吧？”

她害羞地点头。她的眼圈隐隐有些发红，我猜一定是心中的恐惧使她这样的吧。

于是我说：“文洁，别担心，地震已经过去了，待在大厦办公室里很安全的。”

我们所在的这幢大厦是全城最豪华的商用写字楼，在一楼的大堂里，还有几家专为都市白领开设的服装精品店。我带着文洁买了一套时装，让她换过身上的睡衣后，又回到了办公室里。

大厦外的天空，积聚着厚密的乌云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暗无天日。街道上聚集着绝望的市民，像一只只看不到一点儿希望的蚂蚁。

望着这一切，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念头。谢天谢地，大厦的网络与电话信号都没有中断，我拨通了老满的电话……

一道狰狞的裂纹

在电话里，老满答应立刻停止手头的所有工作，马上与陈海军回城。他与陈海军都认为我的提议非常棒，在地震之后，陈海军立刻回城慰问灾民，并牵头组织义演捐款，这无疑可以极大地提升他的人气。

老满在挂断电话前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王东，不管怎样，明天我们回来之前，你一定要在博客上发表一篇精彩的文章，必须充满真挚的感情，要让每个看了文章的人都流下泪来。”

我点头，煽情正是我的拿手好戏，打电话的时候我甚至已经想好了这篇博文的标题，就叫《地震让我们的心靠得更紧》。

为了写好陈海军的博客，我不止一次将自己幻想成陈海军本人，揣摩着他的心态，模仿着他惯用的语句，甚至记得他的每一句口头禅。他还告诉我每个朋友的绰号，每篇博文之后，我都会用他的语气与朋友打趣逗乐。不过，这篇文章就不能再这么写了，我必须沉下心思，用凝重的笔墨写出一篇煽情巨制。

我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沉思，足足吸了半包烟，就连文洁问我要不要泡碗方便面都没听见。终于在天色渐暗的时候，我酝酿好了感情，灵感也随之喷薄而出。我连忙双眼通红地走进了写字间。

我们的办公室被隔成了四个部分——大厅、陈海军的办公室、写博文的写字间，还有一间卧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我总觉得写字间的空间很是逼仄狭小，给我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。我一直在纳闷，大厦的写字楼布局在其他方面都很合理，为什么却偏偏有一间房显得特别狭窄。

不过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，只要脑子里有料，再有台电脑就足够了，没必要对周遭环境要求过高。我打开房间的日光灯，日光灯的光线强弱恰到好处，电脑的液晶屏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，文洁帮我泡的一壶碧螺春也放在了案头上。

我坐在高靠背的皮椅上，专心致志地敲起了字，厚积薄发的灵感果然在找到一个宣泄的途径后，文字变得异常流畅。我将自己想象成陈海军本人，将他的语言与我的思想完美糅合在一起，几个小时后，一篇洋洋万言的博客就已经写好了。我通读一遍，几乎连自己也被感动了。

这时，天已经黑透，我走出写字间，准备到大厅里的饮水机那为碧螺春续上一些水。我这才发现文洁正抱着一个大抱枕可怜兮兮地坐在沙发上。我正想问她为什么不回家，这才想起昨天夜里的地震已经摧毁了她租住的屋子，看来今天晚上她只有住在这里了。

必要的绅士风度是需要的，于是我微笑着对文洁说：“小文啊，今天晚上你就住我那间卧室吧，我通宵写文章，累了就在大厅沙发上躺一夜。”

文洁满面通红地表示了感谢。在她进房的时候，我没有忘记补充一声：“小文，一会儿你把门反锁好，注意安全。”她回报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看着她的笑容，我竟莫名其妙感觉脸上有点儿烫，我想我的脸一定很红吧——不可否认，文洁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的女孩。这一个月与她相处的时间，莫非竟让我对她暗生情愫？

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传真机适时传来了“嘟嘟嘟”的提示音，缓解了我与文洁之间的尴尬。我从传真机上拾起一份刚发来的信件，看到是一张彩色打印的照片，是陈海军装模作样痛苦凝思的图片。

说来好笑，陈海军与老满都是电脑白痴，不懂怎么使用电子邮件，这对所谓的“博客英雄”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。于是他们用数码相机拍了照后，找地方打印出来传真给我，我再扫描到电脑上，配在每天的博客文章里。

扫描完照片，我将配好图的文章发到了网上。所有的事都办完了，我点上了一根烟，美美地靠在了皮椅上，眯上了眼睛。这时，在我模糊的视野里，突然隐约出现了一道狰狞的裂纹，似乎要猛然劈开我的思绪。

是的，这是我真实的感受，我似乎是看到了一道黑色的裂纹，正蜿蜒透迤地从我的眼前划过。我感到心里毛毛的，蓦地睁开眼睛，然后我真的看到了一条裂纹。

这道裂纹透迤在电脑后那幕雪白的墙上，由上及下，微微有点倾斜，赫然狰狞，像一道伤疤，触目而又惊心。这道裂纹一定是在地震之后产生的吧，晚上我一直写博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刚才在我闭上眼睛的一刹那，那道裂纹暂留在了我的视网膜上，所以才被我发现的。

——我敢断定，就是这样的！

我只希望老满明天快点儿回来，然后找泥水匠来修补好这道裂纹。不过我猜这段时间一定很难找到泥水师傅，整个城市都被地震摧毁了，到处都需要泥水师

傅去应急。早知道会发生这样规模的地震，我就提前去学泥水技术了，说不定可以狠狠挣笔外快。

正当我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的 outlook 邮件管理器发出了嘀嘀的声音，系统通知我收到了一封新邮件。

事实上，outlook 收的信是我为陈海军申请的邮箱，我猜一定是某个深夜未睡的影迷发给陈海军的吧。当然，回信任务是交给了我的，我得对得起自己的那份薪水，于是点开了 outlook 邮件管理器。

看了看发信人的地址，邮件是从一个 370495@ * * * . com <mailto: 370495@XXX.COM> 的信箱里发出来的，主题只有两个字：水仙。是谁发来的信呢？我有点儿好奇，但还是在第一时间点开了这封邮件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绝对没有料到，之后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，竟然都是由这封邮件引发出来的。

水仙的恐怖留言

当我打开邮件后，先是看到了一幅水仙花的美丽图片。我还在猜想这封邮件也许是某个爱慕陈海军的影迷发来的吧。

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邮件里的图案突然之间变了。那朵亭亭玉立的白色水仙花慢慢枯萎了，叶片渐渐变黄，然后脱落，缓缓飘到了地面。而整幅画面的颜色也在慢慢变暗，最后直至隐没在一片漆黑之中。

我哑然失笑，这真是个无聊的玩笑。把图片变成这样并不稀奇，只要懂得一点点 FLASH 知识就可以做到。我正想关掉邮件时，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又变了，已经变得漆黑的图片上，慢慢出现了一行红色的字：“我冷，我好冷。好黑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的眼睛到哪里去了？陈海军，还我眼睛！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！！！！！！”

后面是无数个血红的惊叹号，密密麻麻占据了整个电脑显示屏，像是从墙上流淌下来未干的血迹。

我蓦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是个无聊的玩笑。我看了看落款，上面写的是水仙。我关上了邮件管理器，然后轻吸了一口碧螺春，刷新了一

下陈海军的博客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了，可博客里却出现了 44 条新留言，全是匿名发的悄悄话。我打开了一条，顿时惊呆了：

“我冷，我好冷。好黑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的眼睛到哪里去了？陈海军，还我眼睛！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！！！！！！！”

落款依然是水仙！

44 条留言全是她留下的，而且毫无例外地使用了红色的粗字体，就如淋漓的鲜血一般刺目。

如果这是玩笑，那也未免开得太过于离谱了吧？我开始删除博客上的留言，一条又一条。可我刚删除一条，立刻又有一条新的匿名“水仙”的留言出现在博客留言板里。看来这个无聊的人是在存心与我作对吧。我有点儿生气，但却又有些无可奈何。毕竟作为博客作者，是没有权力封杀匿名留言 IP 的。

我耸了耸肩膀，干脆自认投降，暂时不去管这些无聊的留言。等到那个化名水仙的人发累了留言罢手后，我再一起删掉。我可不想等到明天陈海军与老满上网检查我的工作时，看到这些刺眼得像鲜血一样的惊叹号。

我点上了一根烟，静默不语地望着电脑屏幕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也不知道水仙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刷屏，所以我只有等待。尽管我的眼睛死死盯着电脑屏幕，但我的思绪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我在想，文洁躺在办公室的另一间屋里，现在是不是已经睡着了？要是她看到博客里的那些怪异的留言，她会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她会感到害怕吗？要是她害怕了，我可以保护她吗？

不知不觉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眼前一黑——面前的电脑屏幕突然变成一片黑暗。这是因为太久没使用电脑，电脑启动了自动屏幕保护。我连忙伸出手指，准备敲一下键盘，恢复电脑界面。

就在我的手指刚触碰到键盘的一刹那，电脑音箱里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凄厉尖叫：“啊——”我吓了一跳，再看了一眼电脑屏幕，不由得惊住了。

屏幕上，有一张女人的脸，披头散发，面无血色。她的眼眶周围，布满了一团一团的血污，再仔细一看，她的左眼竟然是一片深邃的空洞，里面没有眼球！一汪汪乌黑的鲜血正淋漓地从眼眶里流淌出来！

我的心骤然抓紧，像是有无数只小猫在挠我一般。

只是一瞬间，这幅画面就消失了。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般，屏幕上又恢复了门户网站明星博客的界面。

是幻觉吧？刚才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吧？一定是昨天的地震，加上刚才看到墙上狰狞透迤的裂纹，让我感到精神紧张吧？我如此安慰自己。

我按了一下键盘上的 F5 键，屏幕上陈海军的博客界面又一次被刷新。我这才惊异地看到，刚发表的博客文章下，只有几条正常的留言，几个陈海军的粉丝正在激动地庆贺自己坐上了博客的沙发——而那些匿名水仙的留言，竟然全都消失了，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。

真是活见鬼了！我暗自猜想。可是一想到见鬼，我的后背上无数汗毛突然间根根竖立，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顿时濡湿了我的衬衣。

——难道真是我见了鬼？

——难道我刚才看到的一切全是幻觉？

电脑后墙壁上的那道裂纹冷冷地望着我，这不禁让我有些胆战心惊。冰凉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，不知从何而来的恐惧令我感到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

我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幻觉，我更不敢相信我见了鬼——是的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。

说不定，是那个匿名水仙的无聊人自己删除了那些留言吧？我如此安慰自己，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留言的神秘消失。

现在可以证明曾经有过“水仙”这件事的，只有 outlook 邮件管理器里的那封来自 370495@ * * *. com <mailto: 370495@ XXX. COM> 的邮件了。我战战兢兢地点开 outlook，却骇然看到，收件箱里只有几封旧邮件，根本没有什么来自 370495@ * * *. com <mailto: 370495@ XXX. COM> 署名水仙的邮件。

难道是我刚才看到邮件后，误以为是垃圾邮件，然后习惯性地删除了？我又打开了回收箱，里面只躺着几个以前删除掉的小程序，并没有那封邮件。

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太多的事我无法解释。我也不敢多想，我宁愿把一切归咎于幻觉，也不敢向见鬼那方面去作猜测。

我悻悻地关掉了电脑，然后颓然倚靠在高靠背的皮椅上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最后伊甸园的狂欢

我被老满的电话惊醒的时候，已经是次日上午了。老满说，他与陈海军已经到了楼下，马上就要上来了。我怔怔地睁开惺忪的两眼，这才发现电脑背后的那道裂纹似乎又拉长了一点。

我来到大厅，看到文洁正站在传真机前发愣。我打趣地问：“美女，在干吗呢？思春吗？”

文洁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抬起手，从传真机上拾起一张纸递给我。她的手微微有些颤抖，当与我的手触碰到时候，我分明感到了一丝像冰一样的凉意。

我接过了这张纸，扫了一眼，顿时大骇，脸色变得一片苍白。

“王哥，这是今天早晨收到的传真，不知道谁这么无聊，吓死我了……”文洁诺诺地说，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

传真纸上，有一张女人的面孔，她的左眼只有一个血洞，正汨汨地流淌出鲜血。而右眼则充满了阴郁的神情，正幽怨地望着我。她的牙间，咬着一枝快要枯萎的水仙。她——正是昨天夜里在电脑屏幕上惊吓我的那个女人！

我不想让不安传染给文洁，于是将这张纸揉成了一团，扔进了垃圾篓里，对文洁说：“没事，只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。”她怯生生地点头，脸上的惧意似乎少了一点点。

办公室的门开了，老满先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，随后跟进来的，除了英俊的陈海军外，还有个花枝招展的漂亮小姐。老满向我介绍，这位漂亮小姐是陈海军正在拍的那部戏里的女主角赵沙沙。她听说陈海军要回家探视灾民，也吵着跟过来看看。

老满对我说：“王东啊，昨天晚上你写的那篇博客很不错，今天的早报都已经全文登出来了。我和海军都很满意你的表现……”说完，他递了一个红包给我。

我很谦虚地说：“表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我又凑过头去小声对老满说，“是不是该再发个红包给文洁啊？地震之后，她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没了，只能住在办公室里。”

老满皱了皱眉头，但还是又掏了个红包出来，让我转交。

而在一旁的陈海军，亲密地搂着赵沙沙的腰，嘴里却不住埋怨：“真是见鬼了，戏拍到一半让我回这里来，要累死我啊？”

听到他说“见鬼”两个字，我忽然心中一惊，又想起了昨天夜里的惊魂一幕。

我悄悄拉过了老满，小声问：“老满，你听说过一个叫水仙的女人吗？”

“水仙？”老满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。先是诧异，然后是惊慌，最后板起了脸，竭力让所有的表情都消失殆尽。

他很严肃地说：“不认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不过我从他表情的变化已经看出来了，老满一定是在说谎，他一定是在掩饰着什么。

老满究竟是掩饰什么？我突然又想起了博客留言里的那一行行红色的字体：“我冷，我好冷。好黑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的眼睛到哪里去了？陈海军，还我眼睛！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！”

这个水仙究竟是什么人？她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话？

难道真是在暗示，她被陈海军骗去了眼睛？

我不敢再多想了。

陈海军走到我面前，对我说：“王东啊，现在城市里所有的酒店都被灾民住满了，沙沙小姐找不到地方住。能不能暂时委屈一下你，借一下你的那间卧室？”

我能拒绝吗？陈海军可是给我发工资的人啊。我只好无奈地点头。

赵沙沙提着行李走进我的卧室之后，一看到临街的那扇巨大的玻璃幕墙，立刻爆发出一声惊叹：“哇塞！好壮观！”

是的，的确很壮观，几乎周围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地震摧毁，地面上一片狼藉，房屋全都坍塌了，一眼望过去，可以体会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荒凉，仿佛看到世界末日一般。

陈海军走到赵沙沙身后，揽住了她的肩头，很温柔地说：“沙沙，整个城市里，就只有我们这幢大厦最安全。这是最后的伊甸园，就像挪亚方舟一样……看着窗外的世界，我们可以感叹人生的短促，为什么现在我们不抓紧时间及时行乐呢？说不定再过一秒，又会发生新的地震……”他慢慢关上了门，我听到了拉上窗帘的声音，然后卧室里的声音逐渐收低。

想来真是恶心，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我还要继续住在那间卧室里，而他们现在却在里面胡天胡地，享受人生。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看了一眼文洁，她也和我同样的表情。要知道，在没找到新的住所前，她还要住在我之前住的卧室里。

老满为了打破屋里的尴尬，提议请我们去大厦里的餐厅吃顿大餐。这当然是件没法拒绝的事，我与文洁正要跟随老满出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绵长而又凄楚，是从卧室里传出来的。

“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然后，又是一阵尖叫。

这是赵沙沙的声音！

我愣了一下，望了一眼老满。老满脸色大变，他叫了一声“不好！”然后快速冲到了卧室门前，抬腿一脚踹开了门。我跟在老满身后也冲进了卧室，一看到里面的情形，顿时惊呆了。

卧室里，陈海军上身赤裸地趴在只穿着内衣的赵沙沙身上，浑身毫无规律地剧烈抖动着，像摇筛子一般。而他的两只手则掐在了赵沙沙的脖子上，狠狠掐了下去。赵沙沙已经出不了气了，整张脸憋成了酱紫的颜色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冒了出来，像一条条逶迤游动的蛇。

陈海军的嘴里吐出一串串白沫，落在了赵沙沙的胸口上。

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陈海军在做什么？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老满已经到了陈海军身后，抬起手来，然后重重落下。老满的后肘关节狠狠撞在了陈海军的后脑上。

陈海军闷哼了一声，随之身体一软，倒在了床上，但他的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，嘴里还有白沫在不断涌出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赵沙沙才恢复了脸上的血色。她抚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等她平静下来后，望着床上昏睡过去的陈海军，歇斯底里地问：“老满，他刚才差一点儿就杀了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满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慢慢说出一句话：“他刚才这是癫痫发作了。”

墙上痛苦挣扎的鬼影

“癫痫？”文洁大声问道。

“是的，癫痫，也就是俗话说的羊癫疯。”老满黯然答道。

老满在街头发掘到外形俊秀的陈海军后，立刻与他签下了演艺合约。但在签了合约启动炒作计划后，老满才偶然发现陈海军竟有癫痫的毛病，连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癫痫发作。

老满已经骑虎难下，如果这时中断合约，无疑会让圈子里的人看他的笑话，变成一个丑闻。所以老满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强推陈海军，为他争取来好几个片约。没想到陈海军在几部电影之后，一炮打红，成了众多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为了不让陈海军的癫痫病继续发作，老满拜访了很多名医，终于得到了一个偏方。只要陈海军每天按时服药，就可以预防癫痫的发作。

今天老满与陈海军从外景地乘飞机回城市，可能是因为一直与赵沙沙待在一起，陈海军的心情太过于愉快，忘记了服药，所以出现了刚才的情形。

老满在说完之后，恳切地对赵沙沙说：“麻烦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，不然的话，海军的演艺事业就全毁了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忘记你，以后一定会为你安排更多的女一号角色……”他把一张写好的支票递给了赵沙沙。赵沙沙看了一眼支票上的数字后，满口答应了老满的要求。

当然，老满也没有忘记在场的我和文洁。他答应我们，只要我们不泄露这个秘密，自然以后会有我们的好处。

以前我一直认为陈海军是个金玉外表败絮其中的草包，不过现在我才发现，其实他也很可怜。只要哪天他忘记了服药，就有可能当着众人的面大出其丑。到那时，他就会从人生的最高峰坠落到谷底。这是多么的残忍！还是像我和文洁这样的普通人更好，最起码，平平淡淡过一生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陈海军悠悠醒转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们都坐在他身边，他满脸疑惑，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老满也没再提他癫痫发作的事，大家心照不宣各怀心事地去大厦底楼餐厅吃了一顿饭。吃完饭后，赵沙沙怎么也不愿意再回办公室去。正好，本城领导听说

陈海军带着赵沙沙回城了，立刻提出要宴请他，还特意在抗震指数更高的市委招待所批了两间豪华套房给他们。吃完午饭，他们三人就离开了办公大厦。

在离开之前，老满特意对我说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再写一篇更精彩的博文发到网上去。我点头答应。

写文章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回到办公室后，我就一直坐在大厅的玻璃幕墙前，望着大厦外被摧毁的城市，陷入了沉思。文洁则一直在房间里收拾清洁打扫卫生——陈海军癫痫发作时吐出的白沫，把整个屋子都弄得污秽不堪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而我的文章也基本上打好了腹稿。

简单吃完一碗文洁为我亲手泡的方便面后，我钻进了写字间里敲起了字。在开始写博文之前，我先打量了一眼电脑背后的墙壁——那道裂纹又微微张开了一点儿，露出了里面深邃的黑暗。谁又会知道这深邃的黑暗里会藏着什么？

今天老满来之后，突然发生了陈海军癫痫发作的事，让我忘记了跟老满说墙壁裂纹的事。我暗暗提醒自己，明天一定要跟老满说这件事。

我写得很认真，也很投入，等我写了一半的时候，这才发现文洁忘记了帮我泡壶茶。我头也不抬地大声叫道：“文洁，帮王哥泡壶碧螺春进来！”

文洁在屋外应承，而我则继续写字。这时我正写到了关键之处，文思不绝，妙语不断，充分享受着文字的快感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玻璃的碎裂声与一声文洁的尖叫。

我回过头来，不满地望着文洁。她脸上的器官因为恐惧而扭曲到一起，两眼死死地望向我的身后，而在地面上，则是被她打翻的玻璃茶壶，茶叶与滚热的开水撒了一地。

是什么让文洁如此恐惧？

我沿着文洁的视线，慢慢扭转了头，视线落在了正对着我的电脑背后的那面墙上。

墙上的裂纹依旧清晰，但墙上的另外一样东西却让我睁大了眼睛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开始感觉心跳加速，心脏突突地跳着，几乎要从我的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雪白的墙面上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条黑色的模糊身影。从身形上看，像是个年轻的女性。她的四肢轻轻摇晃，似乎是在痛苦地挣扎，那道墙上的裂纹正好将她从正中劈成了两半。刹那间，她的头突然从身躯上掉了下来，轻飘飘地落到了